

聚斯金德作品集

论爱与死亡

Patrick Süskind

[德]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著

Über Liebe und Tod

沈锡良

译





PARICUS SÜSKIND



聚斯金德在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中探讨了爱和其永恒的对手死亡的关系，援引哲学、文学、宗教故事和神话传说，以及现代生活中的三个例子，向我们呈现了两者间相生相伴又对立冲突的联系，促使读者思考世人如何看待爱与死亡，以及它们在文学和哲学作品中的样貌。爱情既能让人感觉幸福，也会带来无尽的痛苦，爱情不只是随便一种分子，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把我们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作者进而对比了耶稣和古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的命运遭际，讲述他们如何试图用爱战胜死亡。在这本小书里，读者不仅能领略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学说观点，也有幸体味克莱斯特、司汤达、奥斯卡·王尔德、托马斯·曼、歌德等人的宏旨高论，并进而体悟到聚斯金德本人写作中涉及爱欲和死亡之间永恒纠葛的命题。



Über Liebe und Tod



上海译文公众号
上海译文出版社
www.yiwen.com.cn

上架建议：外国小说

ISBN 978-7-5327-8241-3



9 787532 782413 >

定价：38.00 元

聚斯金德作品集

论爱与死亡

Über Liebe und Tod

[德]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著

沈锡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爱与死亡/(德)帕·聚斯金德著;沈锡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2(2020.4重印)
(聚斯金德作品集)
ISBN 978-7-5327-8241-3

I. ①论… II. ①帕… ②沈… III. ①随笔—作品集
—德国—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4265号

Patrick Süskind

ÜBER LIEBE UND TOD

Rights for the text by Patrick Süskind are held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All International Rights are held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Copyright © 1991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8-1133号

论爱与死亡

[德]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著 沈锡良 译
责任编辑/杨懿晶 装帧设计/千巨万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75 插页6 字数2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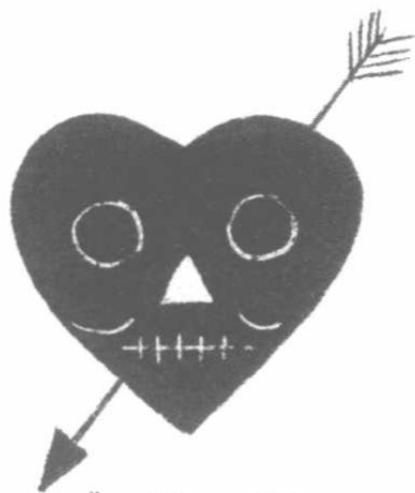
2019年12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327-8241-3/I·5058

定价:3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7910000





Über Liebe und Tod

若没有人问我，我倒还清楚，若有人问我，我想要说明，就浑然不解了。

——奥古斯丁《忏悔录》¹

1 见古罗马神学家圣奥古斯丁 (Augustinus, 354—430)《忏悔录》第11卷第14节, 为圣奥古斯丁对时间的论述。

圣奥古斯丁对于时间的论述，同样适用于爱情。我们对它想得越少，就越觉得它自然，可只要开始对它苦思冥想，那我们就陷入一片混沌。这种奇特的真相由这样一种事实加以证实，即从文化史伊始，人作为艺术家，以及自俄耳甫斯时代开始，人作为诗人，很少有比爱情更让他们坚持不懈研究的东西了。因为确实众所周知的是，诗人不是写他已知的东西，而是写他有所不知的，且是基于某些他们虽然不知道，却务必要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原因。这种“不知

道”，这种“我不知道这是何意思”，就是让他们挥洒笔墨、奋笔疾书或弹琴吟唱的最初动力。（愤怒、悲伤、激情、金钱等完全是次要的东西。）倘非如此，那世上就不会有诗歌、小说和戏剧，而只有那些官方公告了。

谜一样的东西似乎脱离不了爱情，人们不可能完全清楚地认识这种东西，只能对它做些不够充分的解释。这自然也适用于宇宙大爆炸的话题，或者两星期后的天气会怎样的问题。然而，宇宙大爆炸理论和天气预报让诗人及其听众兴奋的程度要远低于和爱情相关的一切。因此，爱情想必包含了比那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还要更为丰富的内涵。它显然被每个人理解为一件涉及他本人的最至关重要的事情，以至于在找对象



的时候，对于宇宙起源的问题，即便是天体物理学家也不大会感兴趣——遑论天气这件事了。

但同样的问题就不适用于呼吸、进食、消化和排泄了吗？小时候我就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小说中的人物就从不去上厕所呢？童话里，歌剧里也没有，戏剧、电影和造型艺术里也没有。最为重要的，偶尔最为急迫的，生活中确实最为必需的活动之一，却并没有出现在艺术中。相反，它一如既往地、不厌其详地关注爱的欲望、爱的痛苦以及爱情的所有初始和变体，正如我当时相信的那样，人们完全可以放弃爱情。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种粪便崇拜，却有对乳房、阴道以及阴茎的崇拜呢？这种想法虽然幼稚可笑，却并非完全荒谬绝伦。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厄律

克西马库医生认为，爱神厄洛斯的作用在肉体正确的进食与排泄和两个人心灵爱慕的方面有着同样的体现。但在不胜其烦地论述爱情本质的七个豪饮者中，厄律克西马库是最单纯的演讲者。作为自然科学家，爱神对他而言无异于一种保持和谐的基本原则，仿佛是一种将秩序带入世界的物理常数，而且是在所能想得到的一切领域，从农业到潮汐涨落，从音乐到打嗝。今天，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或许会将爱情定义为酶、荷尔蒙或者氨基酸产生作用的无数现象中的一个。这一点在我们看来平淡无奇。很少令人振奋。也很少得到澄清。因为做出定义并不表示得出普遍结论，而是恰恰相反，是划清界限，是和普遍性区分开来。当我们想谈论我们至少自以为知道有着某些与众不同之处的

爱情的时候，即便有人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描述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基本原则，潮汐和消化器官同样服从于这种基本原则，这对我们也很少有用。他也完全可以告诉我们，死亡是一种热力学现象，变形虫和飞马星座上的一个黑洞都和它有关——而我们依然对此一无所知。

那么真有可能，爱情也具有其物理和化学的方面，具有其机械和植物的方面——司汤达将它称为结晶作用，在其他地方则被称为狂热；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说热恋是一种沉醉，一种疾病，一种疯狂。可又不是糟糕的沉醉，他补充道，而是世上所有的最棒的沉醉；而且不是有害的疾病，也不是一个人病理学意义上的幻想，而是一种受神灵启示又渴

望归入神灵的躁狂，一种神圣的疯狂，它赋予在尘世中密切相连的灵魂以颤动。爱神本身虽然不是上帝，既不好也不坏，既不漂亮也不丑陋，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力，人和神之间的中间人，一个把渴望灌输给缺乏的人的催促者：对美丽和善良的事物、幸福、完美的渴望——这些统统是神圣的标志，恋爱的人在恋人身上看得到这种标志的痕迹——最终甚至是不朽。爱神是那种“在美丽的事物中孕育和诞生的迫切的爱”，狄奥提玛如是说，在《会饮篇》中苏格拉底称其为最智慧的女人。而这种“孕育和诞生”，想必也有肉体和兽性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精神的、教育的、艺术的、政治的、哲学的，简而言之，我们命名为创造性的东西，就是人对于不朽的分享，因为它超越了死

亡而发生作用，而存在下去。“……在美丽的事物中”，这并非一句无足轻重的定语，“在美丽的事物中孕育和诞生”，就是在渴望那些恰恰是我们作为人所缺乏的神圣的特质。

这是一个难以尽释的论题，而其馨香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里并没有消失。从低劣伤感的流行歌曲到贝多芬的《菲德里奥》和莫扎特的《魔笛》，从低俗小说到克莱斯特¹的《安菲特律翁》，写作和歌唱的一切都在试图表达这样的信念：爱是崇高的、神圣的、救赎的东西，而在其中被歌唱和描述的那些习语，直至今日依然具有宗教般的力量。只要它足以使之和粪便

1 Heinrich von Kleist (1770—1811), 德国杰出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其创作风格对后世德语作家影响很深。其中篇小说《智利大地震》《O侯爵夫人》至今仍拥有众多读者。